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陵川集卷二十五

元 郝經 撰

記

萬卷樓記

萬卷樓順天賈侯藏書之所也曰萬卷殆不啻萬焉不啻萬而曰萬者舉成數也金源氏末天造草昧豪傑閧起於是擁兵者萬焉建侯者萬焉甲者戈者騎者徒者

各萬焉鳩民者保家者聚而為盜賊者又各萬焉積粟帛金具子女以為已有者斷阡陌占屋宅跨連州郡以為已業者又各萬焉侯則獨不然息民保境禮賢聚書勸學事師而已於是取衆人之所棄以為已有河朔之書盡往歸之故侯之萬者獨書焉河南亡衆人之所取者如金帛子女復各萬侯之書又得萬焉淮南亡衆人之所取者如初亦復各萬侯之書又得萬焉故南北之書皆入侯府不啻數萬卷焉始貯于室室則盈貯于堂

堂則溢乃作樓藏之樓既成盡以卷帙置其上而為之第别而為九六經則居上上尊經也傳注則居上中後傳也諸子則居上下經之餘也歷代史居中上亞六經也雜傳記居中中次史也諸儒史論居中下史之餘也先正文集及諸著述居下上經史之餘也百家衆流陰陽圖籍山經地志方伎術數則居下中皆書之支流餘裔也其法書名畫則居下下藝成而下也櫛比鱗次髙切星漢人之文與天文際私家之藏幾踰祕監故賈侯

之書甲天下方干戈壞亂經籍委地侯獨力為捃拾吾道賴以不亡雖孔氏之壁河間之府不是過也彼富貴者之樓管絃樽俎肴核几席登覽燕集之具充焉侯之樓則古聖今賢大經格言修身治世之典積焉時順天之治嘗最諸道推為鉅公偉人而又樂賢下士切切於收覽遺書為志故天下之人益以此賢侯侯既貯書于樓謂其將佐曰昔蔡中郎書籍畀之王粲而粲卒名世今吾之書若是不有所畀適足以為蠹魚之食不免墮

檐之譏矣吾聞郝氏子經嗜書力學吾將畀之鞅掌之隙亦得竊聽焉時經寓居鐵佛寺之南堂坐徹明者五年矣以書幣邀致其府於樓之側築堂曰中和盡以樓之書見付使肆其觀覽俟則時令講解一編輒曰吾之書有歸矣吾不為書肆矣向吾之書貯于樓中今則貯子之腹中向者大聖人之道布于方策今則布諸子之心矣子其摛光揭耀俾吾之書用于世以濟斯民則子之腹乃萬世之府也不然則亦蠹魚之穴墮檐之樓爾

子其勉之經再拜謝其不克負荷每為流涕感刻曰經舉家之盎缶不能購一經故每區區晨夜叩人之門藉書以為學今侯以數十年之勤數萬卷之多盡以見畀雖侯之盛意豈非天邪如怠忽自棄以多書而不能如無書之初心業不能勤而卒無有成則非負侯是負天也復何以立於世哉故書侯聚書起樓及畀經為學之義以為記以明侯之德且以自警庶幾終不負侯云樓成於丙申之秋經之處侯之門則癸卯之冬文成之日

則甲辰之春也三月二十日門下士陵川郝經謹記

趙簡子廟記

滿城故隷易州金源氏以保州為燕都畿内節鎮升為順天軍故復為順天屬邑縣北有古城故縣也城之東闉獨髙其上有廟廟有像其下大聚落曰城東居民以廟為簡子廟亦不知簡子為何神歲時祈賽雩告雨澤昭靈響荅以古廟圮毀易而新之請某辨其故而揭神之名按易州古燕南之境也古保州趙之北境也當七

國時趙為長城以限燕在易水之南今自遂城安肅亘出雄鄚之間長城猶呀侈緜絡而滿城在西山之阿長城之內則為趙地無疑而簡子則晉趙鞅也保州西北十里許曰廉梁有趙將廉頗廟去滿城三十里而近俱為趙臣廟于趙邊為有徵矣然而賢若文子雄若武靈王而不祀千六七百年獨簡子世祀于趙人何哉蓋趙鞅首并邯鄲逐范中行氏遂成三晉則開國之主也故趙人特祀于邊以旌其功居民因之遂為世祀至宋有

國趙之自出而宣祖則保州人其上世陵寢皆在州城之東其族緒則布于涿易之間及與契丹疆白溝而保州宿重兵楊延朗諸將控扼西山而滿城為襟喉且雞距一畝二泉泛為溏濼以限突騎又為宋之重邊要害簡子之廟必崇為明祀載祀典矣故至于今而不廢也夫用物精多則寬魄強積千年之誠敬于其故土則其神必靈宜乎呵禁一方沛澤而禦厲況其嘗為霸國之政以為諸侯盟主長吳伐齊誅君側之惡乎其世祀也

宜哉居民父老請書之壁以告後之人使知神之為晉大夫趙簡子也故書年月日陵川郝經記

醉經記

譎誣詭幻邪辟醉乎異端而不自知者也快殘賊恐殺戮醉夫凶冥而不自知者也役趨走飾壬佞醉夫勢利而不自知者也汩聲色溺朝市醉乎物欲而不自知者也噫人知夫酒之醉人也又惡知其醉於此者哉蓋義理之不明性之不率而淪於嗜慾有所不知也人以血

氣而生豈無嗜慾特所嗜者之有差耳是以蔽于是而不知也欲知嗜慾之差免夫四者之患必先明義理以率性欲明義理以率性莫先乎經經也者聖人之所盡心醇乎義理而為言者也知義理之所醇嗜而醉之夫豈有差哉人受天地之中得至善之性其心之所同然者義理也茍蔽於物而感於私則性之善者心之所同者皆亡也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乃立教以修道布之方策使人人得以自新其哀我人也亦至矣則人可以

自暴自棄乎必當明聖人之經以踐其跡以求其心由仁義中正之道極純粹至善之理則知吾性之盡焉者止夫是理是理之盡焉者止夫是經惡得而不嗜哉亦猶嗜酒者之得酒也是以寤夜而思之篤信而守之造次而行之卒以脱嗜慾之私造正大高明之域見於用者則可致於民而格於天徵於色者則已睟於面而盎於背川魚雲鳥肫肫其天而浩浩其淵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則又似夫嗜酒者之醉也雖然嗜酒而醉者愈醉

而愈迷嗜經而醉者愈醉而愈明與其醉酒而迷曷若醉經而明也然醉酒而迷者猶愈夫醉嗜慾之差者也嗜酒而醉夕醉而旦則醒矣醉夫嗜慾之差者雖老死而不能止又將害天下與來世也嗚呼自伏犧而下道在聖人自孔子而下道在六經今之人既不得聖人而親炙之幸得遺經於千載之後力求而深索巳之本然之質至善之性猶懼其亡也又可陷於異端而恣於苴溺於勢利而惑於物欲乎故取文中子心若醉六經

之言作醉經記庶使自暴自棄者聞吾風聲收其放心全其良心亦有志乎堯舜其君民也乙巳秋八月記

鄰野堂記

野之處有二焉有窮於野而道於心者有野於名而市於心者何以言之討幽而山阻深而泉翦茨而嶠以林繚垣而阿與磐而笑傲焉偃息焉鬱焉嬉焉而飲食焉進而獲覆行而獲尼抱道懷材而不遇蘊德匱奇而肥遯者如是而可也是窮於野而道於心矣故詩曰潛雖

伏矣亦孔之昭又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無業以鎡於身無德以光于行無材以用于世而據名山挾大川擅高朕之地鬼蜮其志而麋鹿其形徜徉槃薄以異於時以高於天下以動於王公大人由是而言得非爲野於名而市於心者乎安在其爲野處也故傳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余常以是自訟處野之道乙巳秋魯伯自燕來以孝純張君之書示余云近卜居于故宮基構一室迴絶塵闤糞䕺而開途剗草而植卉雖

在燕城實有野處之趣故名其室曰鄰野言非野而鄰於野也吾子其志之余嘉其既不在野亦不在市既得其道而又得其趣也故附自訟之説以為記又為歌曰堂乎堂乎古則朝而今則野是孰為之必有致之者有頎張君器則青雲籍荃而佩蘭詩秋而酒春彼人翁翁兮朝埃而暮塵此堂寂寂兮與野鄰又胡為乎生麟而死麕冬十有一月陵川郝經記

種德園記

伊人之生耨地耕天何種之多也而小焉者不能以之
大惡焉者不能以之善偏汙弊窒者而不能以之備種
乎此而遺乎彼種乎彼而遺乎此種焉者而不種不種
焉者而種是以擾擾紛紛皆有所種而不知所以種也
堂堂天地命吾民以懿德含弘光大無所不在有公明
純愛之仁有制宰施為之義有別嫌疑辨上下之禮有
照耀昭晰之智實而守之之信如是之大而如是之善
也固宜於閭而屋漏之中顯而廟堂之上紛拂焉而淪

潰之日烜赫焉而權勢之時傾焉揭焉而顛沛流離之際雖一言一動一政一事皆灌溉封植而有以種之全天之所畀不芟刈蘊崇忽而自暴也故或以之聖或以之賢或以之有國或以之有天下而昧者惑者則不知也方種卉木以取材種貨寶以取贏種黍稷以取食而不知有大者焉種掊克以取利種機穽以取獲種阿諛諂偽以取容姦宄回邪以取位甚焉者種嗜欲以喪身種驕淫以喪家種侈肆以喪國種崩析以喪天下而不

知有善焉者俾固有之德湮没茫昧漠乎葬于九泉泯焉而不聞也意小而惡者已甚矣或者又翹私智尚德之名而無其實詭言飾行倖獲而僥利坐而堯都起而舜俞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惟人是悦而惟獲是務不能種之而反害焉其愈於小而惡者乎趙氏燕臙仕之家也汲古先生置園别第繚園而卉木蔟闢館而泉石列不務嬉游而不啚宴樂有意乎推本之而種夫德也故名之曰種德將由名以致實張本乎是園必推而

放之四海而準而後已搢紳先生皆有詩文以誦之丁未夏敬君鼎臣自燕致命于僕以為記僕亦莫夫種德之慶繁衍之盛集乎趙氏之門而有以徵之為天下倡使天下之人皆有以知夫種德之目故曼衍而為是言夏至日陵川郝經謹記

臨漪亭記

雞水控常山而東穴保而入激為流疏為渠潴為陂浸而為溪析而為塘臺樓亭觀雄列傑峙者蔚如也別流

沂布由千户喬侯之第園而出出而東則亭亭則侯之別第也面水者三右池而左洄屋重而廡列鱗渌漪然牓曰臨漪茂樹葱鬱異卉芬蒨庚伏冠衣清風戞然迴不知暑澄瀾蕩漾簾户疏越魚泳而鳥翔城市囂囂而得三湘七澤之樂可謂勝地矣歲丁未六月朔侯之仲子德玉者請余為記余曰火雲燎天山灰海沸而是亭之上觴豆濟濟李沉瓜浮琴間而弈危曳絺麈塵隱語談笑粲然而四列也樂乎哉有敵日橫槊被甲而趨者

矣有負耒耜庤錢鎛揮汗而喘者矣翠波漪風緑陰鏁日蔗槳沈水玉榼金罌枕壓緗文侍兒發扇樂乎哉有負戴永途肩高足裂蚊蚋噆肌者矣有窮閻局脊槁腸而枯腹者矣如是而可樂哉蓋樂乎此不忘乎彼樂乎身不忘乎人政成而訟理事治而日暇燕兄弟以篤親親交朋友以講道業親賢下士以崇德譽已樂矣思吾民有未樂者已安矣思吾民有未安者其不負于此亭矣不然則其有負於此亭矣侯既没諸子堂堂皆有超

卓之望特立之姿盛大之業将張本于是亭故不辭而為之記

含元殿瓦硯記

器有定名有定象而亦有定用鼐鼎不可以濟瀰舟楫不可以代烹矢欲傷而函欲完定故也雲漢先生至自晉篋古硯以視形圓而理密氣阜而色瑩黝而光鬱而揚金聲而玉德雲朠凝如月魄黯如星芒突如露泣濡如非端非歙含元之廢瓦也廢瓦而為硯夫豈定哉瓦

之為名則定名也偃而枵窪而隆則定象也鱗夏屋鼇
凌雨兕風冐露烜日溶月庇覆其人則定用也棟折榱
崩物化人去墁坼而壊與朽檖汙宂俱則定理也而友
文章朋典籍役玄穎魏乎几案間豈陶氏之所期與居
人之所望哉蓋質堅而工樸雖廢而不廢其用有不可
量者金錫之固其理熯火之煉其精日月之益其堅雨
露之養其潤愈遠而愈固如陰鑑之液如玉肥之秘泓
湛真緻而造夫神焉昔為之瓦今為之硯昔暴露而今

藉襲之昔塵埋而礫並今麟獲而鳳見則似夫器化燼
南山之松瘸孤竹之管盡天下之變而終身墨墨焉則
又似夫尚玄也將淋漓元氣含弘四海寓先生之天趣
亘千古而不滅豈瓦之為用而已哉苟麤弊苦窳缺裂
浸漏而反害于室瓦之為用而不足其能用於後乎嗚
呼器形而下者一定而必壞質堅而工樸則猶若是矧
人之官天地府萬物一受其成而無壞哉苟堅其質全
其樸如金錫之鍊而精如日月之並行而不息也不折

于逆蹂于亂歷夷險迭患難而不挫處富貴享榮映而不侈其得志其反古又非瓦之為硯區區於文字之間而已也如殘其質散其樸飾壬佞而衒巧偽以徇于時以毒于世又豈瓦之得比哉姑書之以志夫觀硯之所激云丁未冬十月陵川郝經謹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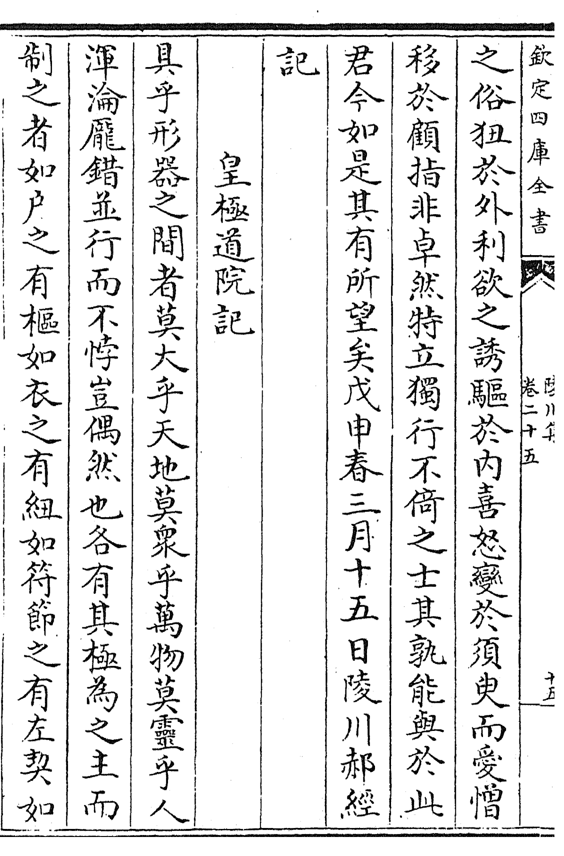
庸齋記

昔者聖人之言道也曰中而已兼體用貫本末一理氣而為言也後世聖人之言道也而益之以庸庸也者平

常之用也豈中之末盡而復益之以庸乎不然也後世聖人之意謂天下無無用之道亦無非常之用蓋道以用而見用以常而久所以窮天地亘萬世翕闢而不尼盪錯而不窮化化生生而不已非虛恠惚恍誕異之所能也故觀覆載之常而不輟也則知天地之用與天地之道矣觀飛走動植之不易屈信消長之不忒壽焉而恤榮焉而悴而各得其常也則知萬物之用與萬物之道矣觀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别長幼之序立身

行已之方處物治人之道亦各有其常也則知人之用與人之道矣至於日月之照臨寒暑之往來晝夜之明晦水流而山峙風撓而雨潤亦各有其用而有其常也則亦各知其所以為道矣一物一道也故道外無物一道一用也則用外無道一日之常也亦千萬世之常也千萬世之常亦一日之常也故常外無用嗚呼茲其所以為道而庸之所以為平常之用後世聖人必益之於中也歟惟此義不明故有非常道之説有反經合道之

說有異端之說道之所以不行也玉田楊君春卿庸名其齋可謂知所務矣其欲庸於心庸於言庸於行不然豈庸於名而已乎必不翹翹以嗜異不囁囁以徇俗不倀倀以惑衆不為太高不為太畢不務誕幻以遺實不索隱行怪以驚世不朝行而夕變俛順而仰違一謦咳亦庸也一舉武亦庸也一怒一恚一喜一怖亦庸也如是則一於庸而可以參天地贊化育不負於此齋矣中庸之德三代之末民已鮮久矧今喪亂百折之餘凋弊



之俗狃於外利欲之誘驅於内喜怒變於須臾而愛憎移於顧指非卓然特立獨行不倚之士其孰能與於此君今如是其有所望矣戊申春三月十五日陵川郝經記

皇極道院記

具乎形器之間者莫大乎天地莫衆乎萬物莫靈乎人渾淪麗錯並行而不悖豈偶然也各有其極為之主而制之者如户之有樞如衣之有紐如符節之有左契如

新標之有要開闔變化根柢徧布無不在焉夫運日月而不息播四時而不忒生長收藏而不墜主而制之者天極也載泰華振河海殖庶類登百穀主而制之者地極也耿天地為一物貫萬物為一理面目恍惚之象胎合支離之數主而制之者太極也輔相太極之體裁成太極之用奉天極而不違因地極而不逆五行五事俾之敘八政五紀俾之修敷五福而去六極置吾民于逌樂躋吾民於仁壽洋洋乎發育萬物主而制之者皇極

也故天地萬物非太極不立太極非皇極不行由道以入形器則太極為至由形器以復道則皇極為至焉生人之初皇極建而格之天再格之地又再格而得伏羲八卦以之畫又再格而得禹九疇以之敘殷周之際又再格而易洪範之書成是以萬世之極立而不朽也其法在乎書其理則根於人心之固有至于今而不少變也顧建而用之者何如耳趙君才卿以隱德見徵以隆儒興學進言以事親奉身求退朝廷推重賜號虛白處

士名所居曰皇極道院嗚呼皇極之不建也久矣天地失其位萬物失其所生人之被害也甚矣今以是而名其居其必有其實乎必將推心之極以爲身之極推身之極以爲居之極推居于鄉推鄉于國推國于天下使天地得其位萬物得其所皇極之道建于世如是而後已國家之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兆端於茲乎庚戌秋請余爲記處士之事業築院之始末皇極之藴奥有遺山之銘在故不書姑贅數語爲之推本以爲天下建極者

之倡云八月日陵川郝經記

休復亭記

孟子謂人皆可以為堯舜其言斬絕高壯似大而誇其意則懇切哀矜甚易而明也夫人之性無不善而萬物之理無不備並天地而為三貫太極而為一初無聖人賢人下愚之間也唯其氣稟之差嗜欲之誘或存或放或昧或復等而下之則有焉爾故性焉安焉不思不勉不待復而自全者則聖修焉習焉反躬克己而能復者

則賢自暴自棄蕩焉忽焉不能復者則下愚也所以有堯舜有顔曾有桀跖天淵之懸隔陵谷之高下邈乎其不相及也雖然苟能復之循序以進不為威惕不為利疚省察收斂自下愚而可以至於賢自賢而可以至於聖遠者可邇而下者可高也唯其弗為是以卒為下愚而不能聖也夫道復而已矣動極則靜靜極則動動靜相根卒歸于靜而道不窮焉理之復也一陰一陽為寒為暑寒暑相推無過不及卒歸于中而歲成焉氣之復

也榮茂壯穉老瘁衰死骨肉陰于土䰟氣登于天卒復于本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形之復也故其始也理入于氣氣入于形而其終也形復于氣氣復于理天地萬物如環之無端惟人亦然生而静性之本也動而常静性之復也其動之幾心之體也動而不括心之復也與物相接情之用也應而不流情之復也故其始也性入于心心入于情而其終也情復于心心復于性宰制萬事收藏萬變亦如環之無端聖人謂生生之謂易而

於復之一畫曰見天地之心其語顔氏子也則謂一日
克巳復禮天下歸仁易也心也合而言之復也其義廣
矣大矣之人也可自暴自棄忽而不復而使天下被其
不仁矣乎嘗觀夫易乾坤二卦自誠明謂之性聖之事
也不假修爲而自復者也復旡妄二卦自明誠謂之教
聖之學賢者之事也修爲而後能復者也不能復性當
事於教欲事於教必假修爲修身復之本也身修則性
復雖不至於聖亦可至於賢而不爲下愚也雖不能超

軼至於堯舜顔曽亦不至陷入于桀跖也是至易而至明也世莫有為之舉而行之者當復而不復可以為堯舜而不為悲夫賈君仲明先正左丞襄獻公之孫也今参行臺幕以仁存心介然有守聲聞四馳藹如也癸丑春作亭于新居乃取復之六二休復名亭將於退食之暇思所以復者休復者復之休美者也欲盡復之休美夫豈易矣乎必好善而惡惡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誠而不妄則惡去而善復矣以仁易暴煦枯為榮以天地生

物為心以坤藏震生為法誠而不妄則殺去而仁行矣遏人欲之私存天理之公剷窒塞而造於高明廓疏通而無使闇蔽誠而不妄則可弭亂而致治矣親君子遠小人則小往太來斥忝佞信鯁直則嘉猷日至剛不屈于物自强而不息則已可克而禮可復矣今既名之正特立獨行用力之秋也一日休復之功成充實光輝仰視俯察無所愧怍不負於此亭矣經雖愚尚能為君賦之

恒齋記

道有常體亦有常用體常則久而不變用常則雖變而久是以振萬古而無弊也夫道常而已矣天地萬物皆一受其常而不變高者覆厚者載溶者流結者峙甲者拆而蕃鈎者達而茂爪利者搏齒壯者齧翼勁者飛足輕者躍有定理而有定氣有定形而有定用雖更相錯蹂而互為磨盪生榮死悴弱斃强食總總林林變動紛拂而各復其常常故久久故變而不變故天地雖崩震

而未嘗崩震也日月雖虧食而未嘗虧食也山川雖騫湧而未嘗騫湧也草木鳥獸雖萎殈而未嘗萎殈也風雖振而不終朝雨雖淩而不終日雖有於變卒不能變雖失其常卒復於常愈變而愈不變愈異而愈常所以振萬古而無弊也之人也備常理以成性萃常氣以成形官天地府萬物可變而失常乎有父子之親雖變而不可廢有上下之分雖變而不可踰有夫婦之别雖變而不可紊有交際之信雖變而不可棄有守身之節雖

變而不可失有處物之義與待物之敬雖變而不可悖顛沛造次之際分崩離析之時寵辱交亂之會正斯人用力之地也故浚井焚廩至於納大麓總百揆受堯之天下變而不變所以為舜囚夏臺征葛伯至于戰鳴條而有天下變而不變所以為湯拘羑里勝崇侯至於三分天下有其二變而不變所以為文王被流言誅管蔡至於制禮作樂朝諸侯於明堂變而不變所以為周公去魯奔衛削迹于宋畏于匡餓於陳蔡至於誅卯隳都

修經垂世變而不變所以為孔子彼雖大變而吾有常者存彼雖急遽橫逆如決如驟蕩忽而至吾有久者存挺挺而不撓自强而不息所以振萬古而無弊也嗚呼叔世而下世道交喪孰知夫此哉任私而好異既不知夫常又不知夫變一慮未已萬慮憤興一欲未厭衆欲蝟起喜怒變於須臾而愛憎移於顧指與接為構日以心闘搶攘突蕩為鬼為蜮變詐百出詭譎萬狀曾草木鳥獸之不若亂日益起天下日益病卒至於血肉訌潰

而莫之止極也悲夫昔者聖人懼天下後世之如是也於是命雷風之象曰恒恒者常久之義也天下之變而不可測者莫如雷風也剛柔皆應相與而得常者亦莫如雷風也變而不測乃道之用應而得常乃道之體聖經具載體用備存道妙昭著天地鬼神陰布明列不可誣也何斯人之不恒如是之極也哉蓋聖人没而天下無恒教異端起而天下無恒理王迹熄而天下無恒政風俗壞而天下無恒心井田廢而天下無恒産典籍滅

而天下無恒法庠序毀而天下無恒學四民易而天下無恒業斯人之不恒如是之極也亦宜哉癸丑夏經入于燕激水王君良臣一見如故交軒豁開朗内外粹白自其總角已卓犖超軼登神童第再舉進士連與春官薦書方聳壑昂霄而汴已亡棲遲偃蹇静以觀化名其齋曰恒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當周之世已云如是矧其下乎今君揭以為名其欲使天下恒心恒德復上世之治與道之常乎世人方

務於彼而君乃務於此是可尚已於是蔓衍其說而為之記

萬竹堂記

長清杜氏世藝竹子孫因材而篤焉蹐者植栽者培槁者沃遠以益茂初金盛時有堂曰萬竹蔽昌庭廡冠于汶篁當世碩士詠歌之富殆與竹等城復于隍俱用蕪滅善甫先生其收孫也河南亡走于故居涙堂而悲焉曰時不與道命不與志此君又可無嗣乎乃刋落塵蔓

聽萬物之春一宅而寓於竹蕢簔劃織身自爬櫛揠稺
抉根翳青祝翠綰蟄元氣若保赤子孽與志信萌與誠
達鯨牙犢角陰磔濟露戢戢歸歸奮絕地絡掀揭鰲甲
神毛鬼鬚唐突振迅茁不可遏春雷一擊驚風一吹而
已數百竿矣歲一再期而復其初又再期而榮軼其初
矣乃構乃堂乃塈乃茨述先志也其風停雨霽乾坤清
夷視其初植也色既蒼然而節則高矣嶷嶷挺挺邁倫
蓋世掃煙霞於八表之外棲飛鸞而食雛鳳有不與衆

竹等者則其王父之起家浚源張本高敞閈閎雖已仙去遺烈猶在也其中植也蕭然森然枝葉疏布璆琳葱錯緑玉肥瑩劍拔戟列凜不可犯端慤貞固不跛不撓而鏘然有聲斐然有文猗猗簀簀郁乎高而沛乎下拱於前而控於後翕焉相扶曄焉相輝則其先子之貴宗承家立庭垂訓措視𠀤君而勿令翦拜者猶在也昔也枯荄腐跋破節蠹葉没于棘荆慘無生意蛇腹馬耳削裂殘缺淚之而弗斑倚之而弗蔭也今也煙梢彗雲露

葉滴月如玄如仍比次相望薈乎林而黝乎蘙也則先生中興此君復萬竹之竟土而益拓大之者在焉樂哉先生詩秋酒春太古一天也偃息其下靜以觀化萬古一朝也不溺于世不滓于涅夷清惠和千古一符也夫達者必有所寓也我寓形于天地天地寓理于我我復寓心于物故康之鍛伯倫之酒奇章公之石今杜氏之竹委其天趣惟適而已迹雖不同千古一寓也嗚呼彼弊焉於世不能寓物乃役于物汩聲色溺朝市飾壬佞

分趨走脅肩諂笑以役為樂者其視此則寞乎聲而澹乎味天淵海山未必不以為迂而誚之也安得君家穆如清風埽是而為之廓清也哉歲甲寅春經客于杞而先生至自汴為滄浪之歌歌萬竹以見示故引而伸之為之記杜氏子孫後來繼今登斯堂視斯竹誦斯文其敬而植之勿替

時中齋記

王子惇甫既考室名之時中經之入燕而請曰室雖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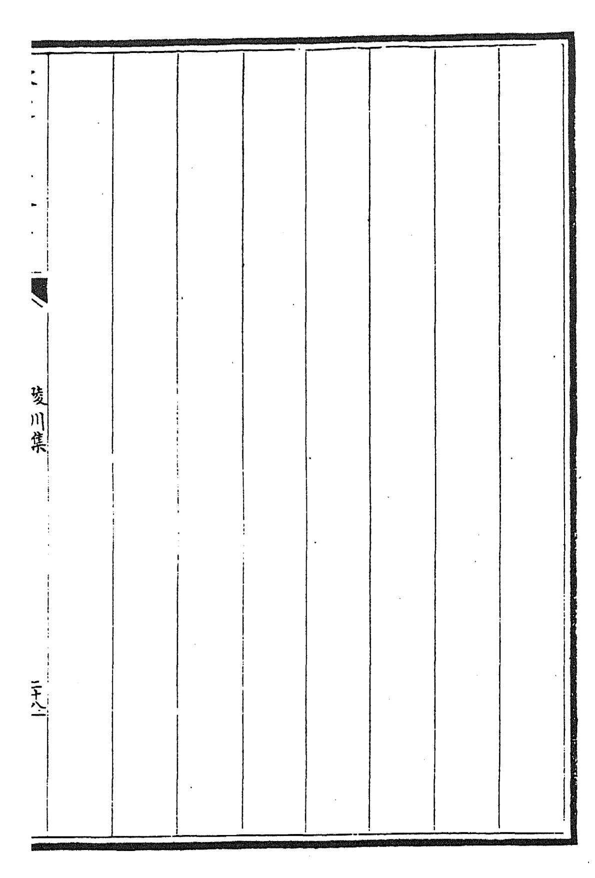
而名之大君其辭而訓諸經曰之名也天之所以為天聖之所以為聖萬世之所以悠久萬物之所以生生而不已焉者在可謂大也而經也何敢言也雖然聞之師曰古之人几杖盤盂鼎鐘敦鬲無不銘以戒居室之於彝器不既大矣乎敢援銘戒與善禱之例申而為之辭夫天地一時也邃古一中也聖人繼天立極建極垂世亦無外於此焉者一二奇耦數之明乎此也動靜消長理之明乎此也陰陽寒暑氣之明乎此也穉壯衰槁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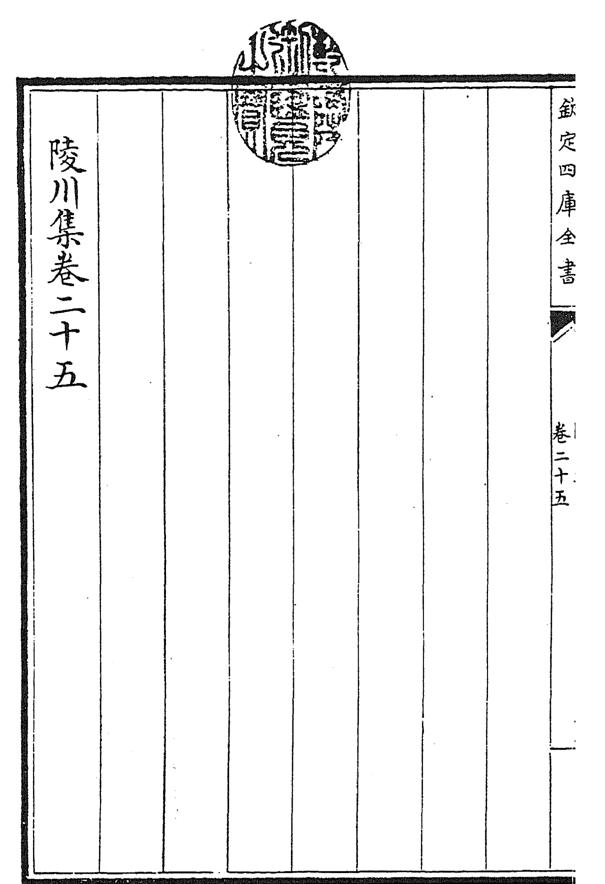
之明乎此也死生存亡變之明乎此也唯得乎此所以造物者振古而無弊也之人也數理氣變無不具性情形體無不備天地萬物之美奄而有焉無甚異而不可行者無太遠而難行者惟其學問之不力窮理之不盡故智不足知有其時而弗見所以不能中也血氣勝而欲肆中無主而揺其天其仁不足以守雖見其時而物有以移之所以不能中也信道不篤而刓其剛始勇而終懦勇則或過而懦則不及執則固而遅則撓是以時

不能應而中不能處天地之美不能具萬物交錯於前而莫適所定倀倀如偶人至其極則戕天地而禍萬物其流殃遺毒慘於後世有不可勝言者而實則甚易行也苟理明義精而智足以知天宇泰定而仁足以守制宰萬物而勇足以行事至而吾有以處物交而吾有以應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可以語則語可以默則默輕重並立而中持衡取與相奪而中見義變動相雜而中有定大變大故而吾裕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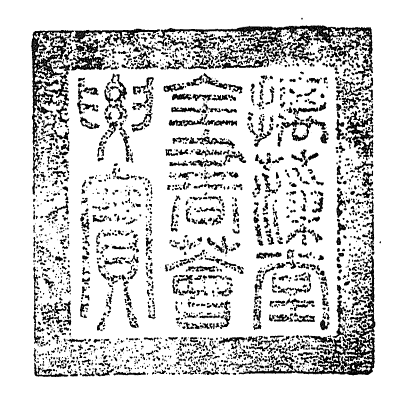
也細節末故而吾肅如也始有意焉而終則忘焉無往而非時無處而非中也何難之有故堯之授舜曰允執厥中而初不言時孟氏述仲尼曰孔子聖之時者也而復不言中蓋中則時矣而時則中矣隨時處中而道盡矣故子思子居其間合而言之曰君子而時中嗚呼上下數千載歷數聖賢互為發揮默執左契立教之意其深矣乎今既揭而名之矣其必有以充之吾子其識焉

乙卯春二月日陵川郝經記





陵川集卷二十五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澯

校對官中書臣吳裕德

謄録貢生臣李廷對

謄録監生臣李廷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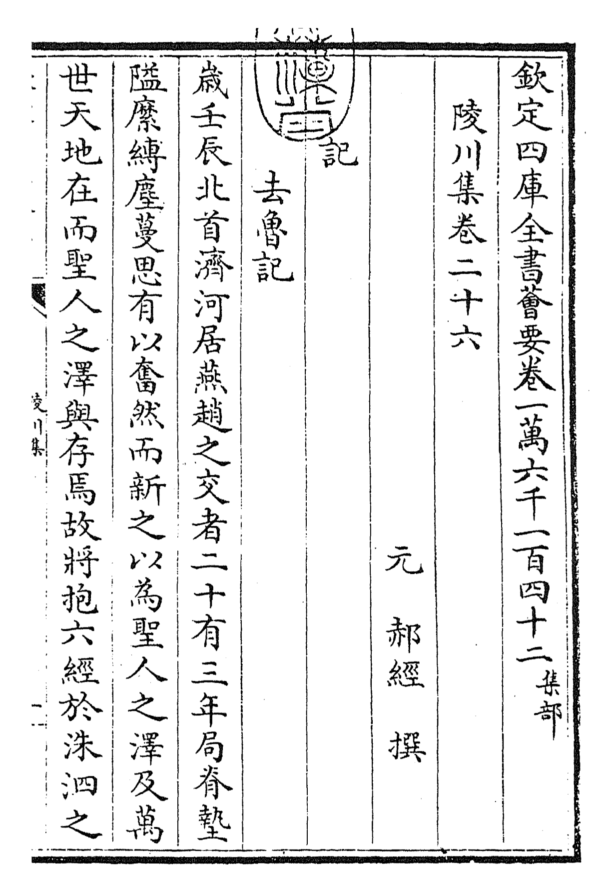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陵川集卷二十八 六五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陵川集卷二十六

元 郝經 撰

記

去魯記

歲壬辰北首濟河居燕趙之交者二十有三年局脊墊隘縻縛塵蔓思有以奮然而新之以為聖人之澤及萬世天地在而聖人之澤與存焉故將抱六經於洙泗之

間仰髙鑽堅挹聖人之餘澤追顔曾之髙縱同蹤攀游夏之軼軌徜徉諷誦風乎舞雩亦庶乎其可也而事梗未得也乙夘秋始得東行由趙魏以適魯八月入于東原九月由東原而東濟汶泗越十有三日丙午自鹿門入于曲阜徑公宫而西兩觀稷門巍然雙髙而道出乎其間泮宫雖廢而泮水猶在又西則靈光故基也遂自顔巷達于闕里由槐路入于先聖廟廷宫序廊廡頽圮殆盡乃拜謁先聖于新宫小寢旋自西序由杏壇而南登

奎文閣徘徊徙倚塌然有動于中而莫知其然乃降而北出出于龍門入于墳林林廣袤十餘里前洙水也涉洙繚徑以入漸得輦路乃拜先聖及伯魚子思子墓復自龍門入拜謁周廟及建春門拜謁顔廟栩栩不忍去又事梗不得留積年耿耿方爲釋然而茅塞遽至豈非命邪既不能久依聖居有以自得又可默默而去無以自鳴乎乃望而嘆曰大哉聖人之道其不與宮廟並存歿乎宮廟雖圮而聖人之道嶽嶽也平泰華以爲基伐

鄧林以為楹能庇一時而不足以庇萬世葺翠羽以為宇鏝丹砂以為塗綴以明月之珠繚以崑虛之玉能崇飾一時而不足以崇飾萬世極天下之侈麗而聖人之道無所增極天下之卑墊而聖人之道無所損葢聖人之道在土木者小而在人心者大也嗚呼太極立於天地而未名名於宓犧而未備堯而後天極立至禹而後地極立至仲尼而後人極立宓犧先天堯禹後天仲尼則發先天之幾合後天之統著之書與天地並而其興

喪則在夫後之人焉推之使如泰山之高崛若垂天之章者亦人也混混乎元氣之貫四時巍巍乎天地之造萬物屹屹乎人倫之奠萬世者亦人也使之壞爛殘缺支離崩頽晦食而不明萎薾音你而不立壅塞而不行至於禍天下而害生人者亦人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昔道之方衰也楊墨以似是而亂真申韓以刑名而慘刻儀秦以口給而苟合孫吳以權譎而徼功雜然蝟出莫敢誰何而子輿氏折之以仁義之言勝之以剛大

之氣挽人心於既亡故擴充聖人之道者莫如子輿氏六經火於秦而士復坑戮漢興高帝過魯即以太牢祠孔子使後王後帝北面而師事之開其基統發其淵源又使陸賈說詩書以明帝王之學啟人心於未然故尊聖人之道者莫如漢高帝曹參相齊受教於蓋公啟竇氏黄老之學鼂錯諸人當文景之盛而挾申韓之術戰國餘習幾於復振董仲舒出而孝武方隆儒乃請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尊孔氏明仁義聖人之道復立存人心

於欲亡故明聖人之道者莫如董仲舒厥後分裂於三國偏駮於两晉蠧食於南北西方之誕幻盛行南朝之纖艷相尚人心遂亡天理亦滅而文中子立教河汾推明義理建立皇極而佐佑六經脩飾禮樂開唐之治存人心於既亡故存聖人之道者莫如文中子唐業中衰所尚者詩文所尊者佛老學士大夫習以成俗后王君公竟為崇飾中國將遂為西域矣韓文公起横身而爭之累九鼎而不移觸萬死而不回收人心於既流然後

聖人之道巍然自立故立聖人之道者莫如韓文公厥後陵夷於晚唐奪攘於五季宋興歐蘇則為之藻飾周邵則為之推明司馬則為之經濟程張則為之究竟天理昭明人心泰定故羽翼聖人之道者莫如宋諸公如是則聖人之道雖大非諸君則亦委地矣固不在於土木也嗟夫近世以來以儒為戲放辟邪侈者莫之懲以儒為名骫骳偷生者莫之振竊孔孟之糠粃挾程張之糟粕欺世盜名倖獲詭遇以儒自負者莫之正作為文

章術其儇巧鄙正學為質古目純素為不通規規切切以儒相譁者莫之辨假我六藝文彼姦回靜固幽深矯輮造鑿如新莽篡漢以儒為竒貨者莫之發也破裂衡甍蕩搖除剗莫知紀極使天下之人以儒為諱復以儒為異吾道從何而興乎言雖興之而心實訌之聖人之道其遂不行矣雖然天地自若也日月自若也山川亦自若也六經俱在而人之類不盡亡也子焉而知父其父臣焉而知君其君弟焉而知兄其兄婦焉而知夫其

夫樂生哀喪饑食渴飲在人心者豈獨亡乎聖人之道豈遂不行乎顧瞻遺廟周覽墳林纚纚曳曳泫然而去年月日郝經謹記

麗澤堂記

天下有至悦衆人去之君子存焉衆人之去之也非無所悦也其悦也外是以去而不返君子之悦也内是以悦而無窮焉聲色之華衘車服之麗縟飲食之鮮腆宫室之高塏位天下之至高爵天下之至貴禄天下之至

重嗜慾恣肆志得意滿衆人之所悦也而不知有命焉
徇而求之至有殺身而不悔者君子則不然反身率性
求其在我者而已在我者盡窮達非我也在我者盡貴
賤非我也在我者未盡必求其所以盡事親吾何以盡
吾仁事君吾何以盡吾義交朋友吾何以盡吾信欲盡
而未之盡則篤夫學問之道求夫義理之明物不能盡
而求之於已已不能盡而求之於人内外交孚物我兩
盡昭徹而無餘雍容而有餘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

雲飛也動而不括出而有獲則其悅也不亦大乎是以仲尼賛易觀兊之象以為水澤之悅物莫若義理之悅心一己之獨悅莫若衆人之同悅義理昭著則一己悅矣講肄申明則衆皆悅矣推而行之而天下被其澤則天下悅矣故於大象明悅之道曰麗澤兊君子以朋友講習夫易聖人所以盡天下之理也而學所以明天下之理也理有所未明如澤之壅而不行得朋焉而明之如澤之行而不壅內外浹洽於身有潤如澤之汪洋浸

漬發而為事業而物皆被其仁如澤之膏潤有生而施及下也故悅萬物者莫悅乎澤君子體之而講習以盡夫悅之道而存天下之至悅焉歷下姜君文卿才具幹敏參行臺事者有年矣春秋鼎富知局日增以為古之人仕優則學學優則仕乃名其堂曰麗澤將與諸賢講劘道藝推明義理求天下之至悅以潤其身推天下之至悅以澤其民去衆人之悅而存君子之悅方落成而余適至請申其義而為之訓故為推本之嗚呼彼去至

悅而存衆人之悅縱嗜慾以悅心極從諛以悅人盡逢迎以悅君脅肩諂笑盤辟奔走自同妾婦不以為咎以容悅為事者聞君之風寧無愧乎年月日記

素菴記

素菴淄川先生書室也先生自濟州遷益都既定遷以素其位而行之之義字其室經之東游也而請記之曰吾生平連蹇今老矣將一聽於遇而莫之忤焉經應之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剛遇中正天下大行莫非遇也

天地聽遇於道萬物聽遇於天地而人聽遇於天地萬物焉豈惟先生哉苟遇矣吾欲弗遇焉得而弗遇弗遇矣吾欲遇之焉得而遇之哉故遇而弗能遠不遇弗能為命不可以力天不可以人顧吾所以處之者何如也天地賦余以正大之理委余以剛大之氣俾超出乎萬物制宰乎衆變挺特嶷㟧不可轉易顧吾所以守之者何如也能處而守在我者盡不聽之以物而聽之以理不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則獨立而不倚一智而不惑

百折而不挫荷天地之付畀歸乎與天地並爲萬物主而萬物聽吾之遇開廓昭著而浩然獨存彼或與余遇則王公失其勢晉楚失其富賁育失其力离朱失其智以水沃焦以石投卵彼惡我當動而不括出而有獲彼惡我閼變在物而我不變則正大之理明剛大之器具無往而不遇也無往而非遇也無入而不自得無往而非達也苟不能處而又不能守則我不能遇物而物皆遇我吾欲達而塞已至吾欲利而害已至吾欲得以有

而失與亡已至雖深以極其幾夸以極其巧險固以極其姦詭譎以極其誕冶妾婦之容盡揣摩之術窮之以鉤鉅窘之以刼制智構心鬬墳墳擾擾愈遇而愈不遇所遇見於前所守易於内變在我而不在物則正大之理不明而剛大之氣餒矣惡惡可遇故天下莫不遇也而莫能遇也如其能而各得所遇天下無事矣惟不能也是以變故相軋而禍亂生焉先生學際天人安於所遇素患難行乎患難素貧賤行乎貧賤歷萬變而中未

嘗變曳屣擊蔡攄泄運化吟詠情性從容自得脩然天壤之間而寓其天趣其視渭濱之畋傅巖之築陽虎之誚臧氏之沮塵埃之與野馬蜾蠃之與螟蛉𣣋遇也弗遇也又何足為先生道也乙卯冬十月陵川郝經謹記

橫翠樓記

易定諸山尾常山而北旁礴嶷迆自北而東挾碣石以入于海蟠燕亘趙肆其雄麗順天一道連城數十牙錯棊制突兀乎其間而塘灤諸泉貫城而入縈帶瀰漫猗

淪泓澄城市之間遂有江湖之趣朠家鼎族往往築臺榭樹樓觀以肆其觀覽焉歲甲寅秋郭君仲偉起樓于市闉之北敞軼掀翥越塵閡而上坐視諸山瞰臨源泉雲容天影水光山色峨翠蜚碧獻奇供異名之曰横翠言諸山之翠横列于下也仲偉春秋甚富嘗學于薦紳先生喜交游許與結納皆天下豪右每於是樓之上置酒燕集而余必在焉其春煙滿簾春雲繪山西郎十二顔行玉立澄滌澹蕩白鳥容與馮欄撫几觴豆粲如志

得氣許把臂暢飲開露肝臆削去町畦盃沉山影酒激紋浪吞江南之清風吸燕趙之勁氣亦一快也至於夏秋之交天虛氣清紅蕖緑芰香滿棖棟諸峯隱隱出沒雲錦白露滴玉霞綺煥月代謳燕歌間起迭作四座淋漓盃盤錯遝壯懷清怨寫入瑶琵銀管風生翠綃凉重開元之舊曲明昌之新聲揄揚縹渺浮動喜氣一樓之上獨見太平營營之滯思冥冥之隱憂擾擾之塵蔓孰得孰失盡為釋然遠韻高清脫去凡近超超勝槩莫得

名言嗚呼人寓形於天地而適情於萬物初不為物役也倏然而往倏然而來不為拘拘不為子子遯古一樂也或浮沉于杯酒或放曠於山林或優游于廊廟用舍乘化不錮不滯夫是之謂達士今觀仲偉之自處非古所謂達者歟樓之成四遠英賢往往為之賦詩而請余為記姑書其所見且以識登覽之所得云丙辰春三月十五日記

積慶堂記

貫萬物一理通天下一氣耳隨所為而應焉種稂莠則稂莠興種嘉穀則嘉穀殖枳棘不可以為芝朮樗櫟不可以為松栢斷木含生蒸而為菌腐草伏暑化而為螢彼物之微猶若是矧於人乎是以聖人為斬絶不易之論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所以立人極定天理使天下之人皆至於至善而止其仁天下後世也至矣一國之興衰一家之隆替一人之通塞視履考祥昭昭然莫吾欺也博陵田濟民新其居而落

之奉觴以謂余曰先大夫仕於國初遂有深土披荊棘立城市剷除兇穢蘊潤瘡痍使池壘完固疆場不警雖歷大變故而民得生聚安妥免屠夷之患復治平之舊其德之施于人者甚厚未嘗一日之宴遽没于世母氏時年二十餘保字其孤一德不回備極艱苦俾余卒底于成今始構此室將刮磨以自樹立復先大夫之業報母氏之德請名之以自厲焉余謂之曰積德累功天必報施不在其身在其子孫故鄧仲華不妄殺而奕葉貴盛

表安理楚獄而四世五公王祐以百口保彦卿而累世台輔是其明徵大驗照映千古君之先世既若是矣而君又能卓卓以自振既受報于天又合德于人其有餘慶也必矣可名之積慶雖然先世之善當益之以善益以自脩莫為責報夫造善言於衽席之上目子孫於門閭之下者是謂揠苗之善徼倖於萬一中誠則無有是謂詭遇之善包藏禍心象恭貌仁是謂盜賊之善是三者非惟無慶又足名殃也惟積本然之善務去三者之

善則君之世殆未量也其繁衍盛大昭著崇顯之日又當為君書之丙辰秋八月日記

北風亭記

壬辰春北首渡河居于保凡十一年僦廬而徙者十最後徙南里自甲辰至于丁巳凡十有四年於居為最久夏四月以正陽欝悠崇土為址斵木為楹虛其北而不置戶焉命之曰北風既堅以茨乃偃息其下仰而嘆曰余生三十有五年而不寧者殆三十年今之偃息者非

疇昔之匍匐者邪乃取莊生齊物論及宋玉辭賦讀之敲然而樂曰快哉此風凡物莫不如是邪有萬不同而卒莫不同邪客聞之抱琴而至援琴而歌南風而謂余曰子之為是也將以寓予之所寓也風之為物也而莫適所定也之人也東西南北之人也而子生平不寧而不寧方來獨以北言之何也曰夫子見子之見而不見余之見知子之知而不知余之知也夫風輪水輪天地之所以造物也一翕一闢往來不窮所以成變化而行

鬼神也故風起於廣莫之野無何有之鄉衝茸飄跋吸忽鴻洞蕩搖振撼轉化樞運神紐推氣機使天地萬物各盡其變而不與焉固無有東西南北之限也余之以北為言者亦非自狹而必之于方所也夫乾為萬物之終艮為萬物之始坎也者北方之卦也所以為始終之幾也故天一為水而風輪在焉運於東使萬物各遂其生運於南使萬物各遂其長運於西使萬物各遂其成運於北使萬物各歸其本宁于中則冲氣以為和故風

之勢伸于巽而水之澤成于兌余之以北為言者葢有取乎此也其以北為言者又有義焉余方為人子北面所以事父也為人臣北面所以事君也為學問北面所以事師也且夫元光之元長星彗天赤氣起北方國朝建武啟運北風長驅肆其威靈而余實生焉天興之末北風吹雪有金以滅河斷其流萬馬蹀血而余北首焉故余生於是風而長於是風將從是風以徜徉此生也從其所吹遇止而止焉從其所吹遇行而行焉委是身

於是風龍虵也蓬累也野馬也塵埃也而各無所忤焉客曰大哉子之言也吾當改吾絃而更張吾之琴舍吾之南風而歌子之北風乃命客張其琴而余倚歌而和之曰北風其涼兮吾中之塞其攄以揚兮雨雪其雱兮吾物之翕乃所以為張兮吾於此亭處不遑兮委之以順壽而康兮飄然而行跨六合而凌八荒兮敷仁兮扇義擴道以疆兮年月日書之以為記

棣華堂記

陵川郝氏世業儒至先曾大父昆季七人皆治經力學教授州閭有聲張徹郝氏益大中堂數楹聚族歌哭之所也諸昆皆賢而尤篤友愛乃植棠于庭名堂曰棣華取詩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之義也歲時燕集尊卑壯穉比次以序秩然有禮熙然有恩而粲然有文無鬩牆反目之私於是家人篤於親國人慕其義道為人師禮為人則焉其季年諸孫繁衍冠娶異室殆十餘人聚則隘諸堂退則偪諸庭於是有別居之

議而先曾叔父東軒老以季弟弗敢違命扳庭樹涕泣不寢食者三日諸兄問之曰吾業儒而為是何以為訓終無數人使子孫為之則吾食矣諸兄從之聚廬同食以終是歲棣華特盛人以為友愛之瑞焉壬辰之變郝宗殲于許洛之間獨先君以經北渡居于保以有弟妹孫子郝氏不絶陵川故居獨棣華堂與庭中之棠存豈將使蟬聯華冑穰穰簡簡復其初之盛乎己未夏外伯父牛君視經于曹南言邇年棠華尤為茂異汝兄弟其

興乎故作棣華之詩俾識諸堂且無忘先東軒老之懿云吾家中堂高壓太行岀彼本支是生茲棠棠始有華實大吾家玉昆峩峩德音莫瑕棠華日馨諸孫盈庭有光韡韡有衿青青突決棣棻鞠為荒榛棣華弗凋中堂獨存脊令在原兄弟急難遥遥空堂歸彼高寒鴻鴈于飛哀鳴嗸嗸郁彼先棠芬如李桃惟彼桑梓尚當敬恭況茲庭實祖植父封為告鄉鄰勿翦勿戕庶幾遺陰本根不忘經也作頌載歌東軒嗚呼茲堂道德是傳越千

萬年

太極書院記

書院之名不以地以太極云者推本而謹始也書院所以學道道之端則著于太極宓犧畫易以之造始文王重易以之託始孔子賛易以之原始至于濂溪周子之圖易則又以為動静之幾陰陽之根建極承統開後世道學始今建書院以明道又伊洛之學傳諸北方之始也一以為名五始並見則幽都朔易復一太極也初孔

子贊易以為易有太極一再傳至于孟子後之人不得其傳焉至宋濂溪周子創圖立說以為道學宗師而傳之河南二程子及橫渠張子繼之以龜山楊氏廣平游氏以至于晦菴朱氏中間雖為京檜侂胄諸人梗踣而其學益盛江淮之間粲然洙泗之風矣金源氏之衰其書浸淫而北趙丞旨秉文麻徵君九疇始聞而知之於是自稱為道學門弟子及金源氏之亡淮漢巴蜀相繼破没學士大夫與其書遍於中土於是北方學者始得

見而知之然皆弗得其傳未免臨深以為高也庚子辛
丑間中令楊公當國議所以傳繼道學之緒必求人而
為之師聚書以求其學如嶽麓白鹿建為書院以為天
下標準使學者歸往相與講明庶乎其可乃於燕都築
院貯江淮書立周子祠刻太極圖及通書西銘等于壁
請雲夢趙復為師儒右北平王粹佐之選俊秀之有識
度者為道學生推本謹始以太極為名於是伊洛之學
遍天下矣嗚呼公之心一太極也而復建一太極學者

之心各一太極也而復會于極畫前之畫先天之易盡在是矣使不傳之緒不獨續于江淮又續於河朔者豈不在於是乎是公之心也學者之責也其惟勉旃年月日記

鐵佛寺讀書堂記

郝氏始自太原遷澤潞復遷許洛復再遷于燕趙之交治經業儒者六世百有餘年以及于先君於是有經壬辰之變始居于保歲戊戌先君官于保之滿城是歲經

始知學喜為詩文適詔試天下士第者復其家驅者為良遂為决科文其冬至自滿城先君謂先妣言今吾孱病且老諸子皆幼吾欲使大男經督家事而懼廢其學欲令專為學則無以督吾家奈何先妣曰自吾適郝氏逮事先翁姑聞郝氏之先未有不為學者如楊侍郎士表元内翰裕之武右司從善輩皆有聲當世吾門自出可反令吾子未學而廢先世乎不過吾忍窮數年耳政使餓死亦樂無憾先君曰是吾志也遂决意令經為學

時僦廬託處無以為生業乃假屋於鐵佛寺僧張仲安得其南堂俾經居之且聚童子數十輩教之句讀以佐生業夏四月一日始入而從事先君命之曰爾祖所以命吾者今其命汝學所以為道非為藝能也所以脩身非為禄養也今國家方以武治未遑選舉汝其無為决科之文今世以詩文事聲譽者記問以事吻頰者皆藝能之學汝其勿為我先世有學之序焉天人之際道德之理性命之原經術之本其先務也諸子史典故所以

考先代之迹也當次之諸先正文集藝能之藪也又當次之若夫隂陽術數異端雜學無妄費日力愼勿慕人紛華戚吾之窮也爾祖有言士不能忍窮一事不能立故忍窮為學之本郝氏之家法也遂以太極先天二圖通書西銘二書付畀且指授其義曰此爾曽叔父東軒老得諸程氏之門者爾其勉之經再拜受命退而為學日誦二千言為課夜則考其傳註始入夜往庀家事舂粟治菽二鼓入于書堂龕燈隱几不解衣帶閲誦綴録

昏息則仰就背枕以假寢方五鼓往庀家事負薪汲水黎明入于書堂以是為常雖盛暑大寒不替也先妣時來竊視見其殘燈無焰向晨不寐呼經而語曰汝何自苦如是吾所不忍也經再拜言令二親忍窮使兒讀書惟恐不篤不為苦也先妣曰汝能如是吾無憾矣初治六經之時以為感發志意者莫過乎詩於是乎先治詩二帝三王之心傳口授者莫過乎書於是乎詩而後書先王治世之具莫大於禮樂於是乎治禮大經大法撥

亂反正莫大於春秋於是乎治春秋窮理盡性以至于
命以際天人之學者莫大於易故以為終身之學其餘
自語孟子史諸書各如先君之命治之不敢少躐其等
殺馬歲癸卯順天道左副元帥祁陽賈侯邀致其府始
去寺堂居寺堂者俶末五年凡當治之書及幾數馬歲
乙卯被徵而先妣已傴去己未與政于王府宣撫江淮
諸道先君亦已亡矣中統元年至自武昌寺僧張仲安
來謁與之俱至讀書之所顧二親而不見庭中之栢已

自參天而仲安霜栟滿頂欲為向之汲薪之事而無為為矣乃謂仲安曰昔子路思復為親負米而不可得今余有甚焉於是涕泗横集因為慟號既而仲安請記其事於屋壁乃揮涕而書此名堂曰讀書堂云仲安保州人嘗為汴京相國寺提點每勑試梵貝輒為第一慷慨尚義喜延接賓客河南亡衣冠流落仲安嘗日飯數十人無所歸者使之居至于踰年卒無厭色而戒行甚謹經與久處故尤見其嚴而無鎛者焉三月十五日謹記

陵川集卷二十六

陵川集卷二十七

元　郝經　撰

記

鏡𦵏亭記

中統元年夏四月宋維揚火人屋熸盡經適奉使告登寶位宋人以火餘無以館客乃以儀真即忠勇軍營總制真州軍馬治所置館鏡𦵏亭則館外東偏水亭也入

館之初不知有此明年夏伴使潘拱伯輩始邀一至其後或數日或數月一往焉真州瀕江在老岸下溝渠池溏皆與潮通東接維揚南對金陵岸在六朝為白沙其後為迎鑾為永真為揚子宋大中祥符中升為州自唐劉晏莞鹽鐵江淮之人仰食海鹽於是置揚子十院漕鹽以給江淮而運行入於州中宋人因之置淮東運司行商舶賈遠近畢集故為江壖一都會號稱揚一真二亭則直古揚子院今運司後其東南垣墉則揚子故縣

城也而館與州治縣衙宣聖廟天慶觀等皆在故縣中
縣即州子城矣館東之池亦與潮通而亭處其中有故
隸字牓曰鏡鄰亭池中一甬路直亭南北界池為二池
有蓮蒲而椰皆成蔭抅滯之間時得改步寓目者惟此
焉歲益遠出益希今年春復為一往以暵旱之故荷死
椰折潮不復至而不可復觀矣於是自春踰夏而不復
出焉初朝廷於沁南賜第一區田十頃州吏進牒及圖
則其田在河陽封畛包絡全得揚子一店在黃河老岸

下明年遂入宋每登是亭與古揚子縣城相對江壖河濱殆無以異恍然而悟曰天下事斷不偶然行使止尼殆必有主張者河濵之田有以兆此行矣乃書其入館登亭之事以寓感傷焉他日復到河濵之野而思館中之亭則必如今見館中之亭而憶河濵之野矣彼且為是邪此且為非邪彼此之間其一揚子邪中統五年夏六月謹記

退飛堂記

甲子歳猶在儀真館一日風甚鳶鵶蔽天北飛而不得前北首南尾遡風直翅飄忽而南其勢不能自止遂過於館之上入於江之南因仰而嘆曰春秋所謂六鷁退飛過宋都者殆此類也夫與余之行使止尼亦此類也夫余方布衣窮處際遇而北其進於北而用其道於北也則當然矣乃一命則從役於南再命則拘留於南天下皆北而吾徒獨南豈非天邪鷁與鳶鵶退飛於風余則退飛於天天運風行有時而然力不能勝則待其定

而已風止則鷁與鳶鴉復遂其飛天定則人亦各得其道嗚呼吾徒在此有年所矣天亦何時而定乎嘗聞之天地氣數皆退也其迹則皆進也人見其迹則惟知其進而不知其退故皆務於進而嗇於退夫物有消而無長有屈而無信有靜而無動有陰而無陽非謂其誠無也謂夫一理一氣互為往來而卒不離其本而不載也為長者消也為信者屈也為動者靜也為陽者陰也自其變者而觀之則於理與氣有以見夫長信動陽自其

不變者而觀之則於理與氣長而不已必消動而不已
必靜信而不已必屈陽而不已必陰而消與屈與靜與
陰嘗在長與信與動與陽則一時之變寄寓之氣爾故
無日不長而未嘗長也無日不信而未嘗信也無日不
動而未嘗動也無日不陽而未嘗陽也自有初之初迄
於今莫不消沉屈喪於靜陰之地獨遺天地萬物塵埃
土苴之迹所以世變日下風俗日壞而氣數寖以微薄
也則萬古一朝天地人物皆在退數之中豈能獨免於

余乎嘗觀夫天運而取法於日月夏至則日北至月南至冬至則日南至月北至日月之行則天之行也進而至於極則不復能北不復能南逡巡而退其進而至於極北極南則一日一時一刻一抄而止爾其欲北而不能北欲南而不能南者則自一時一刻一抄之止而始周旋於數月半歲百七八十日之内纔得至於極而不能遽而歲遠氣積復有自然之差不能必其本然之度天運尚如此而況於余乎雖然天人大數不免於退物

不能終退退必有進之理以六月息者必以九萬飛也今日視余之退莫不以為終退彼進而不已者其能免於退乎嗟夫鷁之退飛也過宋都而余之退飛也入宋國鳶鴉之退飛也過於江之南余之退飛也止於江之北則余之退又不及乎鷁與鳶鴉乃退之退者也姑書所見以致感激之端且以退飛名舍館之堂而記之云中統五年夏六月陵川郝經記

蘆臺記

宋人既改圖館留儀真使之分室聚處余之介佐二人參貳二人暨余共五位四人者各得後堂屋一楹余則自中堂穿出得南北棟者二楹各蔭夏䒮反不逮夫四人者之面陽背陰之正且敞也方秋則江氣凝喋入夏則鬱熇焚灼局側墊隘凡四易寒暑甲子歲又將入夏望日而氣先㥹焉於是一行共請於寢室之西為逭暑之所乃喻伴使具役徒即隙地起土樹址剪蘆餐簝下為臺者三四尺上為屋者八九尺企步之間别得一天

每於西北隅置榻舒眺近踰館垣墉遠踰州雉堞自南
而西則平出綠樹之杪建康諸山隔江呀出參差披拂
雲容水影閃鑠蕩漾塊然九地之下忽見九天之外甕
中醯雞益愧天池之鵬初於州北老岸受郊勞禮坐與
江山一接館門忽闔遂落陷穽鉅奸魁猾共為下石積
四五年日益深重誰意井裏閉目忽焉舉頭而復得江
山勝槩豈非造物者哀其窮而使之然邪凡所厭見乃
不使之見所不可見而遽使之見是天欲變吾目而新

吾觀也是行也道也剥而變吾之心而新吾思行拂亂而變吾之體而新吾氣為夭閼而變吾之謀而新吾才聽乖剌而變吾之耳而新吾聞今又變吾之目而新吾觀一自拘隔無不變而新之日益其故所無有者則天不負於余也自今吾目不待金篦之刮車輪之運將萬古一今天下四海無塵有塵暾然而洞觀矣彼其為蒙蔽為罔冐而禍余者視其計猶遮日之手覆天之盆徒自蔽焉爾何傷於余乎屋既葺臺既平於是與挈析者

和而為歌曰江山余之故兮劌余目之汙兮適逢彼之怒兮使余不得顧兮乃今坐以看兮山兮山兮會當與汝去兮彼渠姦兮曷敢攺余步兮中統五年夏六月記

窞池記

窞池者坎中之地也久留儀真連歲旱暵不任渴滯甲子夏將為蘆臺以障日於寢室西南隅逼近壕柵命僮僕剡木鍤因窪以下下崇土以高高下纔二尺餘土未覆地細泉雜出乃為刓方刦步坎其中而復下之即得

綠沙黎泥走注不止而土不可復出蓋江壖之地其下皆走沙也於是不復鑿而窪自為池矣其上面徑方丈餘其中坎窞僅四五尺泥定水止清淺可鑑僮僕輩因騃嬉置蓮蒲三四本魚栽數十針殆如館人之數既入夏自二月至於六月不雨池幾涸者數欲因棄之而蓮死魚槀不忍也時為汲水注之僅得漫漶而續其生理既而井益涸天益高風薫日灼池則為鑪乃命執瓶滴甃日得斗升以濡蓮蒲魚終不雨則終棄之矣池涸之

夕夢數人文身哆口謁於牀下曰我輩與子相忘江湖而為子罝此子雖勤勤懇懇焦心勞思日以斗升相活寔足以禍余而不足以為澤也曷若以斗升自活而仍出我輩於館門之外而置之大江之中則子惠之大圖報不朽焉用以子之難而難余哉余應之曰嘻我之懷矣自貽伊慼淪胥而然也用土而坎地坎地而得水見水而罝魚志於活汝而蘄於有用也至於旱暵水泉皆渴江湖不波則非余所志也子雖屢涸於此庸詎知不

大涸於江湖而為鯤鱣所推拉而埃塵哉幸余能致斗升之水而潄汝相濡之沫何更喚喝以相誚也夫意慮之所及而可能者人也意慮之所不及而不可能者天也余之為此行也解鬭救患援溺弭兵活二國而利天下則其志也而固滞拘執重怒連禍變與日深片天之下四壁之内仰食館人亦猶汝之待斗升也夫豈余志哉嗚呼吾不絶斗升於汝館人不絶斗升於余天雨潮至則汝必達於江湖難終道泰余必利於天下則余非

汝讐也館人非余怨也汝母喋喋誚余之斗升也第恐一日館人絶斗升於余余絶斗升於汝濵江之館館中之池等為一轍一肆而莫如之何矣曷若各安所遇余居坎中之坎汝潛坎中之池則水荐至而斗升不絶今日之窗池即他日之天池也衆遂不復言悠然而逝覺而嘆曰坎中之魚而訴坎中之人弭兵而致師天下亦子入於坎窗戢戢魚頭如炎如焚將如所訴予姑書所夢益為刻厲以盡居坎之道庶幾剛健不陷其義不困

窮云中統五年夏六月望日郝經記

江石子記

余生平自書札外於物無他嗜及在儀真與山川百物隔絶每見一花木果實輒持玩不能去手汲汲如不得見嚮也與物相忘今則遇物輒感有莊生所謂去國朞年見似之者而喜者蓋非為物移也所見者罕也儀真瀕江土脉秀異或過雨或治地每得石子皆奇潤可愛諸色備足有脂白含蓄如隱玉者有澹黄敷腴如蠟丸

者有縝黒圓瑩如玄珠者有如丹砂剥泐而不純者有如空青瀶沱而類琴瑟者有赤灑而芒角者有白而絡紅脉者青而黒暈重復者黒漬而土食中邊黄者淺碧而白暈雜者有如晴虹凝結而不散者有如抹霞返照而孕其餘者有如拳者焉有如栗者焉有如錢者焉有窪者平者缺者凸者有蒲背者有鷄卵者焉每得一則如獲物外之奇寶濯之以清泉薰之以沉煙置之盤盂之内而簸弄於明月之下方為熱中而忽灑然故尤嗜

於他物而常置諸座右每諦顧熟視以為造物之初一受其成而不易者山石而已有千里者有百里者有萬仞者有數仞者有數尺者有數寸者至於為礫為砂千態萬狀其變有不可勝窮者何也夫至堅而不易者山石也至柔而善變者水波也當其造物之初則山在水中水出山上既而水落山出不知其幾千萬年其湯湯滔滔漭漭泱泱之内而峯巒崖谷呀穾嵚崟嵌崩塌摧朽故為崒嵂峭截坡陁巖險之狀其衝觸磨戛奔走轉迸

而崖角刓獘故為圓轉之石而大小不同其海潮之所舂食江濤之所漱刷煎煉日采透徹月華雲洩露浸膏腴精粹久而僅存者則此是也其磨滅而為滓汁復不可為形者沙礫塵埃而已蓋至堅者之為至柔之所變者如此嗚呼之石也不知初為幾千萬仍今之幾千萬仍焉知他日之不為之石乎凡有形者必變變而必至於盡水能變石則天地能變水氣復變天地而道復變氣夫高且大者不可以為必存小且弱者不可以為必

亡惟在夫形器之内者則無存亡也昔余之行也北踰嶺南踰恒東則岱宗琅邪西則太行嵩少所謂千里百里萬仞千仞者無不見也今余之止也而乃塌焉耳目俱喪但與數石子日為周旋余之行彼高且大者不能為余增多余之止此小且弱者不能為余小損則今日之石子亦前日之泰山也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泰山為小彼區區之形器焉能制於余乎姑汲新泉淴為濺弄坐視諸山之為石子也中統五年夏六月郝經記

是是堂記

中統六年春二月十有三日癸丑作春秋外傳畢有中節人請見曰聞先生著書絶筆小人有言可進於先生之前乎曰可哉乃再拜而言曰昔者先生居於保下甫覊丱而名聞四方其學問文章有是者有非者一身之是非在焉及被徵北上列於官而位於朝贊天子改制度施教化進退賢不肖則亦有是者有非者一國之是非在焉既而銜天語奉信函爲行人以使宋入國而不

令進退牒省院關制司為陳請之表上萬言之書以明誠偽仁暴戰和安危利害之本而皆不報則亦有是者有非者兩國之是非在焉一身之是非未已加以一國之是非一國之是非未已加以兩國之是非今先生又以為未足乃為春秋作外傳上下數千載排斥削没鉤致詆毀者數十家而自以為說豈皆得之乎則又有是者有非者而萬世之是非在焉何先生之是非之多而不憚煩也予應之曰予之是非之多誠如子之言矣然

而有所不得辟焉而受之也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若夫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而謂之是則鄉原之賊也為不善見人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自以為是則穿窬之盜也為非而不以為非不善而不以為不善亦自以為是則長惡之徒也予皆不敢為之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夫誰欺乎故居家事親從師交友盡其在我一身之是非人自見之也事君莅官為政服勤盡其在我一國之是非人自

見之也奉命持節講信脩睦盡其在我兩國之是非人自見之也著書立言公善公惡盡其在我萬世之是非人自見之也但是其所是不非其所是非其所非而不是其所非夫是之謂真是非非其所是不是其所是是其所非不非其所非夫是之謂僞是非予之是非雖大且多顧自取之不得而辭第不以真是非自欺而爲非不以僞是非欺人而非人非非是是則皆是是矣又何憚乎其人乃再拜而謝曰若是則先生皆是而小人之

非敢請罪曰予方自罪而敢罪人乎遂退因名所居之室曰是是堂書其言於壁郝經記

密齋記

丙寅之變出居於儀真新館位於東齋國是梗而無成介左叛而無與館吏絶而無交骨肉遠而無親僕御逃而無儔仰視榱棟塊坐屋漏所偶皆喪有豐屋蔀家無人自藏之象焉自三食一寢日用之事惟是凝塵危坐爇香讀易而已至大傳君子慎密不出聖人洗心退藏

於容遂以時觀身以身觀心以心觀道而得其義天下皆動而余獨靜天下皆行而余獨止天下皆通而余獨塞坎然睽絕於衆人之外闇然復龍於萬物之表闇於九天之上錮於九地之下窮底窮原縮結重閉天下莫能窺莫能見而余自窺獨見於是得身之容焉方其變故蝟起思慮周作紛拂而是非雜遺錯而邪正亂角奪而死生爭其事若將無窮焉反而求之則有虛靈洞徹靜固幽深充匝而無缺縝偪而無罅者存雖有萬變萬

之多而余未嘗多於是得心之容焉推而窮之不見其
首追而迹之不見其後渾淪圜轉一大活物倐焉而有
鍵閉之體忽焉而有開闔之幾廓焉而有歸宿之所造
起萬變互藏其迹化化生生莫知其端萬物一息而莫
不退萬用一本而莫不藏於是得道之容焉乃仰而觀
天俯而察地夷考萬物徵諸於人皆本一容故天以容
而健不容則墜地以容而載不容則陷日月以容而照
臨不容則薄蝕星辰以容而維繫不容則霣落山川以

容而融峙不容則崩竭氣以容而充不容則間斷精以容而聚不容則耗散形以容而壯不容則衰絶萬物以容而育不容則消歇惟人也有甚焉體道之全為物之先故當無所不容方其無事存養謹敬方其有為制宰發輝握幾持要實之以誠主之以靜雖造物者莫能窺其際常以已之有餘應彼之不足以已之泰定應彼之不定藏舟於壑藏天下於天下無所不用而一無所用官天地府萬物示微存妙一歸於容則能馭道之權而

無有害之者矣惟其欲勝而理昧故多逐物而外馳揭暴振露夸毗耗蠧撐突破裂沉溺困頓違義理以蔽道恣情欲以蔽心役血氣以蔽身言不密則妄幾不密則泄事不密則敗行不密則乖弛而不張闢而不翕進而不退散密為疏鑠剛為柔夷明為闇踣彊為弱耴然一心鑽穴萬竅宛然四體凌落百節來舉世之重萃百物之攻卒為小人而自屈於物倀倀焉無所歸道之所以不明也故聖人贊易之際反復為言重以其義告之也

夫易卦繇象之文每致戒於吉凶悔吝之間蓋吉凶悔吝皆自夫不密而出也苟密矣鬼神皆來舍夫何吉凶悔吝之有乎濯去物欲潔静精微齊戒其心慎而不出退而藏焉又何失身害成之有乎故易之為教亦皆本於密乃道之刑書凛凛哉嚴乎其可畏也嗚呼余因處密地而得密幾闇而益彰守而益固惟恐其不密也彼用智自私蓋覆蔽匿狐鬼其計巖壑其謀城府其心井穴陷穽其中甓瓴甃塗塞其表崎嶇隱没其迹者莫不自

以為密徵之以義則見其肺肝乃小人之術耳其能觀
諸此乎今余墮彼之計彼方以其術密余余則方望聖
人之門墻以求自密彼則以為得計不知余之計尤為
得焉孫仲謀方士子布之門子布亦自土其門矣庸何
傷乎乃名齋曰密書其言於壁因以為記六月十五日
記

宋兩先生祠堂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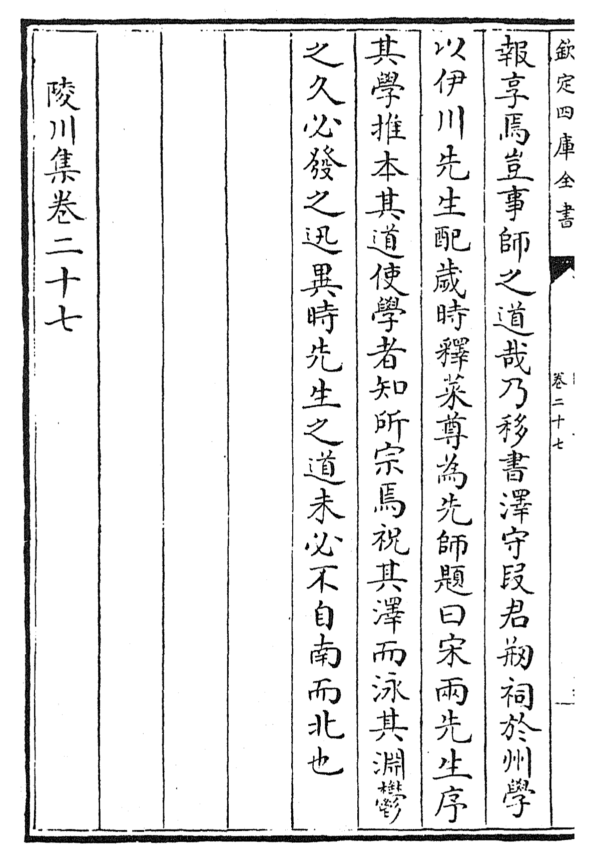
國氏而並稱先生何一宋師儒祇程氏二昆焉爾千載

而下闡而知之純誠靜厚盡性知天篤恭徽懿形履實
踐含章藴道而立極知幾乘化而詣聖振霜風而不槁
納萬物於一春隤乎其順淵乎其奥混涵汪洋不露圭
角得顔氏之學學者宗之明道先生也千載而下聞而
知之高明正大獨造自得窮神知化以道自任憂天下
之不行恥一人之不知舉世非之而學益粹霆碎電折
而志益堅滙源委於六經集大成於一易傳聖之心續
道之統得孟氏之學學者宗之伊川先生也二老歸而

周衰兩生去而漢雜五精緯奎天敷文明兩先生出焉宋道所以昌也初兩先生師事濂溪周子大其學而倍蓰十百之泛瀾委浸放乎四海百年以來君相士夫國庠鄉校莫不知為程氏之學粹然一歸孔孟之正在所祠為先師尊其道也河東自唐為帝里倚澤潞為重五季以來屢基王業故其土俗質直尚義武而少文明道先生令澤之晉城為保伍均役法惠孤惸革姦偽親鄉閭厚風化立學校語父老以先王之道擇秀俊而親教

導之正其句讀明其義理指授大學之序使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篤於治已而不忘仕禄視之以三代治具觀之以禮樂未幾被儒服者數百人達乎鄰邑之高平陵川漸乎晉絳被乎太原擔簦負笈而至者日夕不絶濟濟洋洋有齊魯之風焉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震野金源氏有國流風遺俗日益隆茂於是平陽一府冠諸道歲貢士甲天下大儒輩出經學尤盛雖為决科文者六經傳注皆能成誦耕夫販

婦亦知愧謡詠道文理帶經而鋤者四野相望雅而不
靡重而不佻矜廉守介莫不推其厚俗猶有先生之純
焉泰和中鶴鳴先生俊民得先生之傳又得邵氏皇極
之學廷試冠多士退而不仕教授鄉曲故先生之學復
盛經之先世高曽而上亦及先生之門以為家學傳六
世至經奉承緒餘弗敢失墜嗚呼紹興以來先生之道
南矣北方學者惟是河東知有先生焉先生之祠遍於
江淮獨不整食於立政設教之土邪覺其學而不知其



報享焉豈事師之道哉乃移書澤守段君剏祠於州學以伊川先生配歲時釋菜尊為先師題曰宋兩先生序其學推本其道使學者知所宗焉祝其澤而泳其淵鬱之久必發之迅異時先生之道未必不自南而北也

陵川集卷二十七